



尼克松:要当一次店小二

中美关系谁不想搞好?“好”,是大多数人的希望,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,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。中美关系谁在想搞坏?“坏”,恐怕只是极少数人的心思,但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视。一路走来,中美关系一直在向前发展,但从未一帆风顺,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

我当过新中国第6任驻美大使,长期参与对美工作,对中美关系有不少亲身感受,有说不完的话……

多年来,我在工作中与6位美国总统有过交往:他们有的在台上,有的已离任;有的是短时间相处,有

李肇星:说不尽的外交(1)

◆ 李肇星

的是多年交往;有的是“不打不相识”,有的是一见如故。

1989年10月,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。我陪同尼克松乘飞机去杭州参观,之后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,在车上我们俩天南海北聊得很愉快。尼克松不知道是从中国电影还是书里了解到,中国过去把服务员叫“跑堂的”或“店小二”,白毛巾搭在肩膀上,给人端茶倒水,嘴里吆喝着“楼上请”,就像老舍《茶馆》里演的那样。

那天,尼克松兴致很高,快80的老头儿突然萌发童心,笑着对我说:“李先生,我想当一回店小二。”我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,便同意和他配合。就这样,尼克松找了块白毛巾搭在肩上,一手提着水壶,一手拿着茶杯,走到我面前,点头哈腰,客气地说:“先生,请喝水。”我连忙说:“谢谢。”然后,他又去为下一位中方陪同人员送水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“享受”总统当服务员的待遇。我喜欢尼克松平易近人的态度和童心未泯的心态,更钦佩他为发展中美关系所做的一切。

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较长时间里,中美两国处于冷战对抗状态。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,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,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。到了20世纪70年代,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,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中处于守势。那时,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十分紧张,苏联在中共、中蒙边境陈兵百万,对中国安全形成严重威胁。面对这种形势,美国认识到,结束与中国的敌对状态符合其战略利益。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通过“乒乓外交”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

发展的历史序幕,然后有了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。1972年2月21日,尼克松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来华,无疑是一次历史性创举。这次“破冰之旅”实现了中美领导人“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”,标志着“一个时代结束了,另一个时代开始了”。经过曲折和耐心的谈判,两国在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时发表了“上海公报”。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,尼克松不无骄傲地说:“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,是改变世界的一周。”

尼克松访华和“上海公报”的发表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,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。尼克松承诺,如果再次当选,他愿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。1973年1月,尼克松获得连任。同年7月,中美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,两国关系迈出重要的一步。尼克松因“水门事件”于1974年8月下台,但他关心、支持、推动中美关系的努力一直伴随他走到人生的终点。不管美国国内如何评价尼克松,作为中美友好交往的开拓者之一,他的名字已载入史册。

卡特:不吵不相知

美国有人对卡特总统的评价是:在任上几无建树,离任后成就非凡。卡特离开白宫后多次参与国际争端的调解,并通过“卡特中心”在发展中国家推进“民主进程”。

起初,卡特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不理解,总喜欢拿美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人权状况。有一次,我同他争了起来,对他的看法提出异议,说: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,生存权、发展权才是最大的人权。美国人

没有饿过肚子,就理解不了。1960年,1961年我上大学时,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丢饭票。不丢饭票也常吃不饱,丢了就只能挨饿。失去自主谈民主,饿着肚子谈自由,究竟有多大意义!难怪中国人说,你们美国有些政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我和卡特是“不吵不相知”,慢慢成了朋友。有一年,卡特邀请我和夫人秦小梅去他在佐治亚州的庄园做客。他向我们讲述自己种花生和做木匠的经历,他夫人亲自给我们上茶。我呢,就讲起了小时候帮爷爷种花生和拉大锯锯木头的事。听我说到爷爷一会儿要我“别怕弯腰累,小孩子没有腰”,一会儿又说“直起腰来,歇一会儿吧”,卡特总统笑得开心极了。

我离开外交部长的岗位后,和卡特共同参加了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倡议、由前总统或总理以及大学者等组成的“国际长老会”。我官儿最小,年龄最小。2007年,我们一起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开会。卡特见到我就说,最新调查显示,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5岁,津巴布韦女性平均寿命才34岁。这么大的差距说明一个问题,平等是具体的。人人平等只是一个理想,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才能实现。瞧,卡特在人权问题上境界大为提高!

有一次,他对我说,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确有不同看法。如果你在美国的大街上随意采访美国人,问他们就人权而言什么最重要,他们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说言论自由、集会自由、宗教自由等等。但如果去发展中国家,例如中国,问同样的问题,人们会说“有房子住”、“有一份工作”、“有受教育的权利”、“有医疗保障”等等。可见,对于发达国

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言,他们理解的人权问题是有很大差异的。通过交流,西方人对中国的某些误解和偏见是可以减少和改变的。

在另一次国际会议后,卡特给我提意见:“李先生,你说的话怎么和中国政府的立场那么一致?你现

在不当外交部长了,能不能说一点儿心里话,说一点儿自己的话?”我笑着回敬道:“我说的都是心里话,可能碰巧与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致。”

玩笑归玩笑,我对卡特是敬重的,因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中美实现了建交。1976年卡特当选总统后表示:“没有什么事态发展比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更重大的意义。”被誉为谈判能手的美国家汽车工会主席伍德科克被卡特派到中国,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,开始了他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的直接沟通。

1978年12月15日,双方终于达成一致,卡特政府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与台湾“断交”、“废约”、从台湾“撤军”三原则,中美发表联合公报,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。这份公报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,明确一个中国原则,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,这比“上海公报”又进了一大步。建交后不久,邓小平同志应卡特邀请成功访问美国,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。不过,中美建交当年,美国国会就通过了《与台湾关系法》,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又一个障碍。卡特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,可他说,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是促成了美中建交。事实证明,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的历史性飞跃,也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。

筱文艳:生我不负淮剧情

乔谷凡

24. 总理关心着筱文艳

其实,筱文艳入党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,她曾有过那样难的经历,她感觉自己也已翻了身,坚定地树立起听党的话、跟党走决心,以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。但她也知道入党是无比神圣的,她渴望身边的共产党员,不是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,就是经过白色恐怖的考验。而自己呢,只有苦难的经历,没有受过他们这样的考验。再听说党课时,支部书记也曾明确地说过,朴素的阶级感情不能代替政治觉悟,所以她觉得自己入党条件还不够。有一次,一位国棉厂的工友入党了,兴冲冲地来向筱文艳报喜,同时送给她一本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》的小册子。晚上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谈心,筱文艳谈出了自己的想法:“够不够入党条件,组织上最清楚,如果我够条件了,组织上自会来找我的。”那位工友却对筱文艳说:“入党是觉悟,必须自己争取,自己申请,接受党的考验。”不久筱文艳递交了《入党申请书》。经过朝鲜战场的慰问演出,梅山工地的慰问演出等考验后,她郑重地填写了入党志愿书。1955年2月7日筱文艳被批准为预备党员,1957年8月14日转为正式党员。当筱文艳把已经入党的消息告诉总理时,总理握着她的手高兴地说:“文艳同志,祝贺你呀!”

1958年周总理到金城大戏园看筱文艳演出的《白蛇传》之《断桥》和《水斗》这两出折子戏。金城大戏园位于北京东路上,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、第一食品公司的后面,很容易找到。说来也巧,周总理到金城大戏园看《断桥》《水斗》时,正好文化局批准了金城大戏园为淮剧专用剧场。剧团内有一些人,觉得总理来看戏,机会难得,要筱文艳出面请总理为剧场题名。筱文艳为难了,一来她知道总理一般是不留墨宝的,二来自她认识总理,无论大事小情,从来没有张口求过什么。但是终究禁不住同事们的鼓动,加上有了专用剧场,毕竟是剧团的大事,自己也高兴,所以她就向总理提了,想不到总理一口答应。第二天,总理就派



人送来了两幅墨宝,客气地说是“供选用”,同时来人转达了总理的叮嘱:“有了剧场,还要积极融入工农兵当中去。”但总理题写的字并不是金城大戏园,而是黄浦剧场。总理大概考虑到这个剧场坐落在黄浦区,又靠近黄浦江,故将金城大戏园改名为黄浦剧场。时隔几年,有一次总理在儿童艺术剧场看戏,筱文艳也去了,总理看到了她,把她叫到身边,说道:“淮剧是劳动人民的剧种,应该扎根在群众中。”总理关心着筱文艳,筱文艳每有一点成绩,他总是加以鼓励。

1964年,筱文艳在上海奉贤洪南大队生活了近八个月,白天跟贫下中农下田,晚上则串门访贫问苦。虽然筱文艳隐姓埋名,可还是暴露了身份,于是村民们希望能看到她的戏。筱文艳考虑到淮剧唱词与当地的语言造成的理解上的障碍,便从实际出发,演了个《王大妈智斗笑面狼》,说白用的是上海话,唱词用的是淮剧腔,两者兼顾,既有淮剧味道,老百姓也听得懂,很受欢迎。之后,她把下农村的体会,结合这样的演出形式,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文汇报的《笔会》上,题目是《从王大妈到张同志》。恰巧这天周总理从上海返回北京,在候机室里读到了这篇散文,总理对筱文艳用上海话做白来唱淮剧大加赞扬,对送行的上海领导说:“你们回去告诉筱文艳,这样做很好。”

在筱文艳的记忆里,周总理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她一次。那是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,总理审看上海委员名单,发现没有筱文艳的名字,便询问。有人告诉她,筱文艳来了。名单上没有,人却来了,怎么回事?总理派人把筱文艳叫到跟前,问她原因,筱文艳告诉总理,她用的是张士勤的名字,总理又问她为什么?筱文艳说,她要和名利决裂。总理生气了,语气也变了,批评道:“你是代表群众来参加会议的,连我都不知道张士勤是谁,人民群众怎么会知道呢?名字与名利有什么关系呢?”筱文艳这才知道,把名和利简单地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太不成熟了。1976年1月8日,周总理逝世,筱文艳悲痛万分,有一日凌晨刚入睡,突然哭醒,家人被惊醒了,忙问:“怎么啦?”她抽泣地呼唤着:“总理!总理!”原来,她在梦中又见到总理,忍不住悲从中来。

明起连载《母亲邵华》

29. 否则我会杀了他

鲤江高寿隐隐约约地有些担心,最终袁师傅会吃三岛雄夫的亏。虽然他也知道,三岛雄夫在外面拈花惹草,跟美智子的感情并不好,但袁师傅真要是跟美智子有什么事,他们的师徒关系一样会毁于一旦的。鲤江高寿有些着急,但他不敢跟袁师傅讲。终于有一天,袁师傅当着大家的面说,鲤江高寿打的泥片已经合格了。下一步,可以教授他打身筒的技艺了。而衫门昂立和小野次郎的泥片,还得继续打下去。鲤江高寿高兴死了。打身筒,他只听袁师傅讲过,那是用手工拍打泥片镶嵌的技艺啊,之前,日本急须全是用模型做的,制作手工急须,全日本他鲤江高寿是第一个!

一天,三岛雄夫把他叫到后院的一个僻静处,问他,袁师傅是不是喜欢美智子?他吓坏了,于是三岛雄夫发现了什么。半天,结结巴巴地说,我不知道。然后,想了想又说,那怎么可能呢!谁知,三岛雄夫有些失望地说,一个男人,怎么可能不喜欢女人呢?清国人就是这样,明明自己喜欢的东西,偏偏装着不喜欢,压抑。彻底的压抑!好像他不是在自己的老婆,而是说别家的女人。好像他在等着袁师傅喜欢美智子。而三岛雄夫此刻对袁师傅的态度,也根本不是当着面的那种虔诚样子。听着!三岛雄夫压低了声音说,你是袁师傅最满意的徒弟,你必须学到他全部的本事!我会尽力!鲤江高寿使劲点头。

他喜欢什么,无论金银财宝,还是女人,我们都要尽量满足他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我不知道。鲤江高寿摇头说。我要他使出浑身的本事,为天皇陛下敬献一件贡品,无疑那应该是国宝级的。全日本都没有,只有常滑窑,只有三岛家族能够拿得出手!鲤江高寿恍然大悟了。三岛雄夫为什么要只身远涉重洋去清国,为什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把袁师傅从清国请到日本。他给三岛雄夫深深鞠了一躬。说,表哥,我一定要把袁师傅的本事学到手。

告诉我实话,袁师傅是不是喜欢美智子?三岛雄夫的眼睛突然变得血红。我真的不知道。而且,我看不出有任何的可能。鲤江高寿脸色有些发青,摊开双手说。要是他真的喜欢

美智子,那倒也罢了!我会成全他。三岛雄夫目光炯炯地瞪着他说。鲤江高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当然,他必须做出一件国宝级的东西,一件只属于天皇陛下的国宝!否则我会杀了他!你相不相信?鲤江高寿吐出了一身冷汗。

袁朴生一直想跟古子樱好好谈谈。古人说君子坦荡,小人戚戚。有些事情若不讲开去,心里总是不踏实。但古子樱似乎在回避他,一方面还是对他百般殷勤,照顾入微。另一方面,却总是不给袁朴生想交心的机会。他总是忙,应酬多,常常喝得烂醉回来。而美智子,终于在一天午后逮住一个机会,向袁朴生洪水滔滔般地倾吐了自己的一肚子苦水。

原来,美智子一直不能生育,并不是她的缘故,而是古子樱的原因。古子樱很年轻的时候,就喜欢在妓院里混。把自己染了一身病,后来才立志要做个医生。他天分倒是高,几年学下来,医术便有了几分了得。但很快就又对医道不感兴趣了。他骨子里,有一种不安分的因素。爱冒险,喜欢挑战。据说他要重振三岛家族雄风,让全日本都知道他三岛雄夫是如何创造日本陶瓷历史的。在美智子看来,夫君三岛雄夫的心太大了。

美智子哀怨地说,生儿育女的事,他根本就不感兴趣。而我,一直背着不会生育的恶名,在所有人的面前抬不起头。慢慢地他对我的感情也淡漠了。其实谁都能看出的,我们不过是那种名义上的夫妻。不瞒您说,我们之间已经很久没有夫妻生活了。他在外边玩女人,有固定的情人,也有临时寻欢的女人。在我们日本,性并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一个男人在外面玩玩女人,没有人会说这是伤天害理。所以,在他眼里,老婆不过是一件随时可以替换的衣服而已。

袁朴生暗暗惊讶的是,在他的记忆里,古子樱在古蜀街从来不谈女人,更没有发现他去过那眠花宿柳的场所,就像个庙里的和尚一样。现在想起来,那需要多大的隐忍之力!同样,让袁朴生难以理解的是,像美智子这么绝色的女子,就是放在大清国,也堪称人间极品。古子樱为何如此作践自己的女人呢?

